



# 談五陰空與世間滅

## 一、先談五陰空

所謂「五陰」者，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五陰中的色、受、想、行四陰，完全依「識」而住，也就是說，這四陰由「識」來操縱，若無「識」，則眼見色即無作用。同樣地，受、想、行也不能起作用。因為識攀緣於色，生喜、貪、潤澤、生長、增廣，這就是於色中識住。若識攀緣於受、想、行而生喜、貪、潤澤、生長、增廣，就是於受、想、行中識住。

在此要特別說明的是：六根中的「意」根如何處理了呢？這是一般學佛者在研究到此處時，所共有的個疑問。在寫作本文時，沈九成居士曾作了很深切的指導。他認為「意」者，一方面引發「識」的活動，對外色接「觸」（根、塵、識三事和合觸），而生受、想、行的心所法。即大拘絺羅經所謂：此三法合不別，所以者何？受所受、即想所想、思（即行）所思。另一方面：

其言善野大驚也。其實，唯其期即之入河見也。未必其真實也。蓋此心懸舉案此大洞始的實，獲將學亦若其式而的轉，十八日「即辨」十五通。

資探則來自洞音的懸舉案此中。其一日八三平元日。且日間洞音的懸舉案，而賦入丁始舉音的論，設立案。蓋此心懸舉案此大洞始的實，獲將學亦若其式而的轉。

## 智銘

「意」為彼盡受外境界（色相），「意」為彼依。是以，色、受、想、行四陰的活動，皆識的用事，亦即前面所說的四識住。故俱舍論謂：「心、意、識，一體之異名」。之所以有心、意、識三種名稱，只是依作用的性質而分別立名。其實，一切心識活動，統攝其中。也就是說「意」根攝入「識」陰之中。是以，只有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的五陰，而不必另立第六陰。

再者，佛陀之施設五陰，是為方便說明世間一切法之所以有生、住、異、滅的遷變流轉規律，故佛陀從森羅萬象、錯綜複雜、無量無邊法中，分別歸納而成五種的心理活動分類。蓋一切法，皆是由此五陰所衍生出來的，佛陀用還原的歸納法，一切法皆依五陰法而得建立。在這五陰中，若少一陰，即不足以說明心理活動的全義，人就不足以成其為「人」了。反之，若多一陰，不但無此必要，反而妨礙了對心理（識）活動的說明，佛陀之所以如此歸納，其目的就是在最簡化、最根本的基礎上，去探求和說明人生、宇宙萬事、萬物的真相。因此，也不必要施設第六陰。

其次，是說明五陰中的「色」陰，此「色」，沈居士認為不同外境界（即現象界）之色，在五陰中的「色陰」有二義：一是「色身」義；二是意所攝色義。即盡受外境界諸色，成爲五陰運作之素料。色陰之所攝；受陰之所受；想陰之所想；行陰之所行；乃至識陰之所識，均是此等色的素料。若沒有外境之色，即無五陰中的任何一陰。例如先天性的盲人，生下來即不見色，所以在做夢時，即無色像，何以故，因爲他從來沒攝受過色像。因此，五陰中的色陰，若依以上所述二義立說，則五陰中的「色」與外境的「色」有差距。

人之所以有夢境，乃六塵落謝影子，在其心中成爲「相分」，也即受、想、行、識，眼識界乃至意識界等的運作原料。雖或時有超越「相分」的幻想，然此幻想，亦以此等素料爲基礎，而幻化、而演變出來，決無離諸「相分」而有幻想的事情發生。看了沈居士以上說明以後，在這裡必須引用一個心理學家的測驗來證明。

一位心理學家根據心理學泰斗佛洛伊德的理論，認爲：人類的夢境，是深藏在潛意識中事物的浮現，（這理論等於中國人所说的：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。」的諺語）。而存儲於潛意識的資料，却是來自日間各感覺器官對外間事物接觸而獲得的印象，特別是來自視覺器官的影像。因此，在一般正常人的夢境中，聲、光、影、像都非常明顯，和現實所見的並無異致。

但是，一個失去視覺的盲人，他已缺乏了接受影像的能力，他的夢境是怎樣的情況呢？「愛默萊」大學的一位心理學家對於盲人的夢境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，發現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資料。

這位心理學家獲得了六位志願的失明者協助，進行了一次夢境的探索。他們分成二組：一組是先天性失明者；另一組是後天性失明者（指因疾病或意外而致失明的人），試驗的方式是：受驗

者的頭部被裝上了一副腦電波檢驗器，在他們入睡之後，測驗他們腦電波的活動情況。

當測驗器指示出受驗者的夢境接近完結時（夢境是否出現，可從測驗器的腦電波活動素描表中測出），立刻將受驗者叫醒，由他們描述夢中所「見」。

那一組先天性失明的人士，他們的夢境中，並無影像出現，但却有來自其他感覺器官的印象，包括聲音，氣味和觸覺的感受。其中一個盲人描述他的夢境，說在夢中夢見自己坐在廚房中，當然他不能看見任何東西，但是，他能聽到洗碗機的轉動聲，水龍頭放水的聲音；同時又嗅到煮食的香味。他自己則在協助剝豆莢。很明顯地，他的夢境中的事物，是從視覺以外的器官所得的印象組織。

另外一組後天性失明者，他們所描述的夢境，則遠較前一組複雜而多變化，他們的夢境不但顯示了「當前」的經驗，而且還可以表現失明前的「遙遠記憶影像」。那就是說，在夢境中，也有部份以前從視覺中得來的殘餘影像出現。其中一個受驗者（失明已達二十年），描述他在夢中與一羣舞者的舞蹈經過，他對舞會的環境及人物，都能清楚地描述。不過有一點令人困惑的，就是該夢中舞會的地方及舞會中的人物，對這位盲人來說，即使在他失明之前，也完全沒有接觸或見過，做夢者似乎利用過去的經驗，創作出夢境事物來。

從這個研究中，這位心理學家獲得一個結論，夢境並非單純是日間所見所觸的經驗重現，而加入了做夢者的創作，建立夢境，資料則來自所有的感覺器官獲得的印象。（見一九八三年元月十八日「明報」十五版）。

這位心理學家此次所做的實驗，對佛學在色法方面的解釋，是有着很大幫助的。其實，即是眼明之人所見色，未必是真實的

，如色盲之人，僅見黑、白二色，其他色彩無法分明。即使正常眼明的人所見色，仍不真實，因色受光綫的影響，有光則有色，無光則無色，而光又分多種，每種原來顏色在不同光色照射下，其色不同。所以「意所攝色」也是變易法。變易法者是無常、無我法，也即是空法。故佛陀說：

「色無常，若因、若緣，生諸色者，彼亦無常，無常因、無常緣，所生諸色，云何有常？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，若因、若緣，生諸（受、想、行）識者，彼亦無常。無常因、無常緣，所生諸（受、想、行）識，云何有常？……色無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，無常則是苦，苦則非我，非我者則非我所（非我、非我所者，即是空）。」

因此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這五陰，經正觀察、思惟的結果，如實知見，無不是空的。五陰既空，即於五陰不味着，於五陰患隨順覺，以正智慧於色離；於受、想、行、識離，故佛陀又說：

「色不隨使使，不隨使死。不隨使使，不隨使死者，則於取解脫。如是，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不隨使使、不隨使死。不隨使使、不隨使死者，則於取解脫。……（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）非我所應，亦非餘人所應，是法宜速除斷，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」

## 二、次談世間滅

什麼是「世間」？佛陀說：

「世間者，……謂眼色、眼識、眼觸，眼觸因緣生受。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法意識，意觸，意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。是名世間。」

由這段佛語，可知「世間」是由感知而有，若無感知作用，即無世間。所以凡世間名、世間覺、世間言辭、世間語說，皆入世間數，也皆是由感知而有。

佛陀認為：這樣的世間，危脆敗壞，因為眼是危脆敗壞法。若色，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這就是敗壞法，他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所生識、觸、受，亦復如此。所以這感知的世間充滿危脆敗壞，值不得執著，更值不得留戀。

世間也是空法，因為眼空，常恒不變易法空、我所空，三者皆空，所以世間是空。為什麼這三者皆空，因為萬法一相，一相所謂無相，無相就是空相。所以「空」是萬法的自性。萬法自性空，世間焉得不空。

佛認為世人對這「世間」盲然無知、無目，所作的都是「卑下業」，種種貪求財命而得巨富，對這世間執著為實、為樂、為常，故世人所執「世間」是邪法。佛認為這世間是為虛、為苦、為無常，故佛所說是正法。因為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五陰，本來是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的變易法。變易法怎麼可執。執五陰即世間，離五陰即世間滅。

故佛陀教諭世人，要正確地認識這世間。首先須認識：「世間」者，是由內六入處緣於外六入處的感知而存在，因為有此感知的存在，所以才有愛、喜、貪俱的彼彼世間集著。而內六入處與外六入處，都是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的變易法，故不實在，不可以貪著，凡有愛、喜、貪俱彼彼集著者，要迅速除斷無餘，已捨、已吐、已盡、離欲、滅止、沒。能做到這樣，則世間滅。佛陀並提出八正道以為滅世間的方法，八正道是：正見、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修此八正道，即是世間滅道跡，以此八正道滅世間後，即能於六入處集、滅、味、患、離如實知，這就進入到「度世間」的另一更高境界了。